



记忆

在我心里，一根缀满结头的红布绳，穿越漫长时光而光华灼灼。

1986年隆冬，我回到上军校前服役的海防团，碰上已担任团宣传股股长的老连队指导员。别后重逢，没扯上几句，我问起老连队的新兵“小石匠”，股长脸上突然“晴转阴”。短暂沉默后，他带我去了“海防苑”文化园。

大雪初霁的“海防苑”银装素裹，最先映入我眼帘的是假山石上的“碧海赤魂”4个石刻大字。远远看去，那抹鲜红宛如一簇燃烧的火焰光耀夺目。

股长指着石刻大字问道：“你看那字上的亮光是什么？”没等我缓过神来，股长戳着我的左胸口说：“我觉得，那是‘小石匠’的英灵在发光！”

我这才知道，那位曾经与我朝夕相处的四川籍新兵，竟于1年前牺牲在祖国的边防线上。我被这消息惊呆了，历历往事，浮现眼前。

1983年5月，我参加师教导队集训后回到连队。刚放下背包，就被窗外的一幕新风景所吸引。海堤下，狭长平整的生产地垄头，竖起了一块块礁石做成的地头石。这些石头，被琢平的一面刻着班排落款，还配有栩栩如生的彩绘蔬菜图。

海防连的菜地盐碱含量高。我刚入伍时，地头插的班排牌经过日晒雨淋，显得斑驳破裂。每次台风过后，要么东倒西歪，要么无影无踪。现在，这些精心雕刻的地头石，不仅解决了班排

人在军旅

东北某野外训练场寒风凛冽，积雪皑皑。一场红蓝对抗演练中，某模拟染毒区内，毒剂混杂着积雪与碎屑散落在地。受低温影响，毒剂凝固、浓度不明，侦检组一时难以判明其种类。这不仅将迟滞后续行动，更暗藏安全风险。行动命令下达，防化官兵迅速携装备与器材奔赴各点位，展开现场采样化验：滴加试剂，观察试纸颜色变化、同步记录数据……这种高风险的实战对抗训练，对防化专业高级技师王新川来说，并不陌生。

初次见到王新川，是在连队会议室。他目光谦和，文质彬彬。专注、平静、带着几分学者的气质，是这位老兵给我们的第一印象。

谈及化验分析专业，王新川热情地邀请我们参观他日常工作的实验室。从连队到实验室的小路，静谧而隐蔽。室内，实验台洁净明亮，各式分析仪器和试剂有序排列。在写字台前，他拿出一摞早年间的专业学习笔记。微微泛黄的纸页上，化学式和文字如列队般工整；红笔勾勒的反应箭头，利落而挺拔。

翻阅学习笔记时，我们在其中一本的扉页上，看到他工整抄录的一段话：实践、认识、再实践、再认识，这种形式，循环往复以至无穷……他说：“化验分析责任重大、专业性强，唯有通过反复采样分析，才能准确把握毒剂特性、从庞杂数据中找到处置规律。作为化验



军号回声

■ 兰 政

苏南抗战胜利纪念碑前有一奇观，当电闪雷鸣或当人们缅怀烈士而燃放爆竹时，会响起军号声。当年与日军鏖战时，一名新四军的小号手就牺牲在这里。

我站在陵园的石阶上
望着一丛野菊低垂的脸
它们比露水更懂得沉默

标识问题，还成了一道风景。

几天后，指导员交给我：“出一期墙报，宣扬宣扬咱连的‘小石匠’！”我才知道，创造新风景的竟然是个新兵。这个新兵就是“小石匠”，他个头不高，做事挺有股倔强劲儿。他用参军时带来的钢钎铁锤，在海堤下“叮当叮当”敲出了别致的地头石。

我问新兵是不是祖传的手艺，他笑笑，不置可否。这年7月初，新兵被调去团部承担“海防苑”文化园镌刻任务。两个月后，我也考上军校离开了海防连。

股长就在“碧海赤魂”石刻前，向我讲述了后来发生在“小石匠”身上的故事。

那年深秋，海防团抽调一批战士赴边防部队执行任务。那天，“小石匠”参加完动员会就赶回“海防苑”工地，一气呵成完成了“碧海赤魂”的镌刻。镌刻中，一锤砸破了手指，鲜血流了出来。他索性脱下衬衣，用带血的手指在衬衣上写下了志愿去边防的决心书。

团党委定名单时，那件血书衬衣被带进会议室。团长、政委凝视血书良久，添上了他的名字——石继红。

英雄此去不复还。石继红是在奔赴边防部队半年后，在修复一座受损的界碑时不幸中弹牺牲的。第二天清晨，当战友们找到他时，石继红的身体伏抱在新立的界碑上。英雄的鲜血浸湿了字槽，让青石界碑更增添了一份庄严凛然。

在团史馆里，我看到了石继红烈士的照片。令我内心震撼的，是陈列柜里的一根红布绳和一袋工匠工具。那是当时宣传股股长作为烈士老部队代表，前

分析战位的兵，还要不断去实战演练场，锤炼过硬本领。”

在一次极寒条件下的训练中，王新川在化验分析时发现，低温极易造成水凝固，导致A组分溶解速率大幅下降，严重影响化验结果的准确性。常规室外条件下，操作要求将水与特定溶剂混合溶解。然而在低温严寒环境下，这一操作方法已无法满足实战需求。

面对这一难题，王新川一次次顶着刺骨严寒反复试验。最终，他成功攻克该环境下的化验难题，有效提升了低温条件下化验的准确度，为后续洗消赢得了宝贵时间。返回实验室，他立即复盘梳理，将规律性认识详细记录下来。

王新川说：“战场环境不分理想与否。遇到新问题，必须转换思路、大胆突破，才能求得新知、扫清毒障。”

10多年前那场比武的失利，王新川至今记忆犹新。当时，为备战比武，他连续在实验室苦战4个多月。取样、配剂、分析……同一套流程重复了无数遍，只为将操作流程刻进肌肉记忆。

比武当天，在化验检测环节，专家评委紧盯每位选手的操作。高压之下，王新川在切断检测管时用力稍大。“咋

却以金黄，一遍遍擦亮
地下那个铜质的名字
空气里有什么在游动
不是鸟，不是风
是那枚跌进史页的号音
缓缓浮起，像晨曦
托起一夜未眠的群山

二

那时，它让战马奔腾
让刺刀找到月光
让谷底的胸膛
重新成为山峰
那时，残阳把它镀成
山头唯一不落的旗
而它也曾倚着河边柳
为一把擦亮的剑
哼过温软的调子
让钢铁的骨血
忽然懂了水的心思

三

后来，小号手化入石壁

往边防部队参加烈士善后工作后带回的，与血书衬衣一道被珍藏 in 团史馆。

缀着8个暗红色绳结的红布绳，在壁灯下闪烁着晶亮光泽，似在诉说非凡的内蕴与过往。那瞬间，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。我依稀听到股长说：“边防部队的同志说，石继红把这根红布绳看得比性命还重要，拴在腰间从不离身哩。”

这根红布绳从此深扎进我心里：这根棉布搓成的红绳，定然藏着某个不为人知的秘密；那稀疏相间的8个绳结，又代表着什么呢？我相信不仅是我，在海防团，在官兵心里，这根烈士鲜血染红的布绳，同样是一道未解之谜。

三

那年秋天，一个偶然机会，我路过石继红的老家川东北通江县。于是，我改变行程，赶去了石继红入伍地沙溪镇。

沙溪是历史文化古镇，早年曾是红四方面军的重要活动区域。如今，境内的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，长眠着2.5万余名红军烈士。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旧址群、“赤化全川”石刻标语等众多红色革命遗址和文物，更是闻名遐迩。

联系到镇武装部的杨部长，他带我来到古镇东头，指着一间红墙黛瓦的三厢老屋说，这就是石继红家的屋子。我看到老屋墙体都是红石砌成，足见当年主人的勤俭细致。门上挂着锈迹斑斑的铁锁，显示屋子空着有段时间了。

杨部长告诉我，曾听镇上的老辈人讲起过，这间石屋就是跛脚老石匠家的老宅。石继红牺牲的第二年，跛脚石匠老两口相继过世。不久，烈士的妹妹石继军也参军去了部队。再往后，就再没看见有人来过老屋。

化验尖兵

■ 刘应琦 刘有权

嚓”一声脆响，检测管应声破裂。这一失误，最终让他与前三名失之交臂。

此后，王新川便与这项基本功较上了劲。他特意收集了一批旧检测管用于训练。每切碎一支，就在灯光下仔细比对裂痕。他将切断力度从轻到重精确细分为10档，反复揣摩练习。

“力度5档，角度稍偏右”“力度2档，角度微微偏上”……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录着这样的数据。经过对大量实验数据的比对分析，王新川最终摸索出切断检测管的佳力度区间——既能确保检测管完好无损，又能精准完成切断。为追求极致，他申请在严寒环境中练习，还在暗夜条件下进行“盲切”训练。

6年后，王新川再次站上比武赛场。这一次，他凝神聚力，出手稳准，一刀落下，检测管精准切断。比武时，他完全沉浸在化验分析操作中，唯有试剂反应的细微颜色变化牵动着他的神经。最终，他获得第二名。

一次暗夜训练中，他发现某型模拟毒剂经洗消和检测后，颜色较浅，在暗夜环境下微弱难辨。

“假如夜战发生，如何确立科学高效的洗消检测标准，确保毒剂彻底洗消

成为山脉的一个音节
山风反复练习他的呼吸
却再也吹不出
那个黎明前的破音
后来的后来
扩音器吐出标准号谱
每个音符都合乎规矩
铁是铁，铜是铜
唯独没有那年
被硝烟呛过的
带血丝的
颤音
只有山脚下的老农
在清明听见
铜在土里继续生长
长成胡须的形状
缠住人们的思绪

四

此刻，我俯身
把耳朵贴近泥土
听见无数根须在行走
它们穿过弹壳与碎骨
紧紧攥着什么

我问石家还有什么亲戚，杨部长摇摇头说，老石匠是外乡人。听到这话，我心里不禁涌上一些酸楚。

当晚，我夜宿沙溪古镇。深夜万籁俱寂，我内心却激情如潮。我又想起与石继红烈士相处的时光，想起那根被烈士倍加珍视的红布绳。我有种强烈的感觉：那根红布绳，或许与这片红色热土上曾经发生的故事，存在某种难以割裂的关联。

我想起烈士兄妹两人的名字——“石继红、石继军”，心头陡然一亮：继红、继军，连起来不就是“继承红军”的意思吗？老石匠夫妇当年给两个孩子起名字，一定寄托着对红军的深厚情感。

当年，在川东北这片洒满红军鲜血的英雄土地上，很多红军战士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，在岩石上刻下众多红色标语。这些红色标语，至今铭刻在山上，也把一段血色记忆永远留在了时光里。

山风掠过，松涛阵阵，仿佛带来红军战士在岩石上凿刻标语时的“叮叮当当”声，还有敌机俯冲扫射时机枪的“哒哒哒”声。我不知道，石继红的父亲——“老石匠”是否就是当年红军战士中的一个。我也无法确认，石继红烈士那根随身携带的红布绳，是否与那段血色记忆有关。但我相信，继红、继军的名字，还有红布绳上那串殷红闪亮的绳结，已经把老石匠、“小石匠”两代人的生命，与这片红色热土紧紧连在了一起。恍惚间，我眼前又闪现出石继红烈士年轻的面孔。那一套钢钎铁锤，“海防苑”文化园里的巨幅石刻“碧海赤魂”，那在衬衣上写下的血书……

第二天清晨，我推开窗户，天边依然悬着一钩弯月，旁边一颗晶亮的星星凌空闪烁，仿佛是石继红烈士在对我眨着眼睛，用他那带有几分倔强劲儿的声音对我说——“我生来就是一颗红绳结！”

干净？”带着这一课题，王新川主动请缨，带领班组成员扎进实验室，投入某新型洗消训练用模拟毒剂的研发。这一待，便是1个多月。

其间，他们逐一检测近200种化学试剂的酸碱性、稳定性及毒性，并详细记录；令每种试剂与溶剂配比后，再与洗消液进行反应。面对反应后毒性不明的风险，王新川在30多摄氏度的实验室内，身着全套防护服，反复执行着相同的操作步骤。

终于，在测到第178种试剂时，王新川孜孜以求的最优解出现了：在该试剂与洗消液反应前取样检测，暗夜中清晰可辨；随着洗消进程深入，再次取样检测，管内颜色发生渐变；待洗消干净，检测管内颜色则不再变化。由此，洗消彻底与否的判断标准一目了然。如今，他的这个小发明派上了大用场，高效解决了特定条件下洗消效果检测的难题。

多年来，凭借一次次攻坚克难的“防化破障”，王新川荣立二等功1次、三等功1次，获所在单位“新时代强军先锋个人”荣誉。

告别王新川时，夜幕已沉。与我们挥手告别后，他转身又扎进安静的实验室。

不肯松开
那是号声的
另一种形状
向下生长，静默地
把散落的音符
一针一线
绣进大地的脉律



长征

第6676期

感念

湖南省长沙县高桥镇方塘冲一栋老屋里，我在一张婚纱照前久久驻足。照片拍摄于1924年10月，已沉淀了百余年光阴。照片上，新郎西装革履，面容俊朗清秀，新娘穿着洁白的婚纱，手捧一束花，嘴角含笑，眼里盛满期待。新娘的父母、新郎的父亲和外公，还有四位伥相也一同入镜。不难看出这场婚礼的温馨与新潮。

新郎是柳直荀，新娘是李淑一。他们的父亲皆为当地有名的士绅和学者，又是留日同学和多年好友。这对新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，本可埋首书斋、琴瑟和鸣，但他们毅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。

1912年，柳直荀入读长沙广益中学，同大弟柳瑟虎一起寄住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师杨昌济家，由此结识了杨开慧和毛泽东。李淑一和杨开慧是湖南女中同学兼好友。1924年秋，经杨开慧介绍，柳直荀与李淑一这两位志同道合的热血青年结婚了。同年，柳直荀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婚后，小两口住在长沙市区兴汉门外留芳岭。1926年7月，北伐军攻占长沙，柳直荀当选为新成立的湖南省政府委员，并任湖南省农民协会秘书长。为了搞好农民运动，他常在家中召开秘密会议。每当开会时，李淑一便会在门口一边忙着家务，一边机警地留心外面的动静。

1927年5月20日，马日事变前一天，柳直荀匆匆地回到家中，焚毁重要文件。他告诉妻子，现在情况很紧急，务必明日就搬家，他今晚不能在家里住了。次日上午，李淑一收拾好随身衣物，带着孩子回到娘家。下午1点钟左右，柳直荀来了。急急忙忙吃完饭，李淑一送柳直荀由隔壁杨家大门出去，经过一条小巷上了东长街。看着柳直荀清瘦的背影匆匆远去，大概李淑一未曾想到，临别的那一眼，便是此生最后的相见。

马日事变后，柳直荀与郭亮等组织工农武装围攻长沙。同年，他参加南昌起义，接着随部队前往长汀、潮州、汕头等地，之后作为交通员往来于河南、湖北、江苏、陕西等省。1928年，他来到天津，并参加了周恩来主持的中共顺直省委扩大会议。为掩护身份，柳直荀在天津开了一家古董店。会议结束后，他继续在此从事地下工作。

在辗转各地开展革命活动期间，柳直荀不时寄信给弟弟，再转给李淑一。1928年4月，为了便于隐蔽，组织决定有家属的男同志，尽可能把家人接来。于是，他写信给弟弟，准备把妻子接来团聚。5月初，柳瑟虎把柳直荀化名“存厚堂”写的家书转给李淑一，信中附有柳直荀在天津拍的30岁生日照片。不料，此信被长沙邮局的特务拆阅。5月21日，李淑一被捕。经过公公和父亲的全力营救，她于6月10日被保释，但不能离开长沙。柳直荀和李淑一失去了最后一次团聚的机会。

窗前共读，月下絮语，柴米油盐，一日三餐，那些平凡夫妻的日常，于他们却是奢求。“马日伤离别，征人何处寻，相思常入梦，夜夜泪沾襟。”这是数十年后，鬓发如雪的李淑一为柳直荀烈士纪念碑写的碑文开篇。自从马日事变分开之后，虽然总有传言说他已经牺牲，李淑一仍抱着一线希望。1933年夏，李淑一“结想成梦，大哭而醒”，含泪写下《菩萨蛮·惊梦》一词——

兰闌索寞翻身早，夜来触动离愁

“昔日长桥柳，早是伏虎人……翘首望月宫，依依杨柳青。”1997年6月13日，终身未再嫁的李淑一与世长辞。长桥柳，长相思。当年为了革命事业，在长沙那条小巷匆匆而别的这对恋人，在另一个世界应会温情相逢。这一次，应不再有离愁别绪，唯有依依杨柳青。



较量(油画)

韩光新作